



晝永編下集

晝永編下集

晝永編下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雜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
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剝色鮮不黯或曰若刺
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
之鞭撻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
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群里人設酒路側又
織草為履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履則
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
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

而染指知味則宜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遠醉因
取獲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魯
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迺有黷昏好色貪爵戀祿迷
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
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
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也

鷓鴣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命
且之網能知士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
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
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
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烏
鰂之所蹈者幾希

王公曰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揚公調汝州公適當
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揚公
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
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
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
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
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
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湏泮春來

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為危
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
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
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
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
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
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
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允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

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旨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地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

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啟之者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岫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
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
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
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暢謂曰以爾人材而
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
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通招深熟者客至夫人
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構也不足憂矣未座
黦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
別必是有名卿相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
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諱語而胥吏每一
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

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
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墅姨
止有一子而未嘗采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時
朔脩理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
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
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
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
女主公大慙而退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
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
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
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
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
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二子兩人
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
然臣未及問之耳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
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

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尉薦以至榮幸臣
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
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
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為
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
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為工
部尚書罷知政事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
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古人語富不易

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
平邊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木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
逢玉果

筮篋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
刺舡而權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
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投筮篋而鼓之作
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
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筮篋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王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琴侯引焉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慮無憂自日豐年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鱸醪者楚莊王授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宋謝悔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悔有慙色悔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

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祗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先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先之言而慚於他人之間持此心志

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

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
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宋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
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
南子與佛胛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
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矣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
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進力他非所冀僧嘆
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揚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
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

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
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
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二人
者皆能不為此也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
對句曰螭螭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
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太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為道官且命取為定制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

多飲一爵至今遂為定制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后聞而啟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沓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

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獨坐于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鷄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

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
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
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
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
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
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
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
甚異舌能銜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
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

族蓋蛇之報云

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
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
不著臣見拚今霄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
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
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

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
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
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
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
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財不行
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
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
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群黃鷄與白

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
葬墳墓多統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
考徃徃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
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家舊
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盡縣吏催錢
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
不知其何如也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齎勅屬
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

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懲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

與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朝廷遂兩罷之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虎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慶因命

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

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

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

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說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
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
曰公待我以誠奈何詰之明日返命其實謝罪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公于岳
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
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
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
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勸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
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
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
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
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
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
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
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
人指天誓曰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

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

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土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

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
又無蓑斷龍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
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
端平更化之初特重施行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
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
棄從古已然灌夫一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
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
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
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君忿然統制劉瓊率衆縛
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蒲座失色公
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
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

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即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及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

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純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徃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

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遂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

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踣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蜘蛛已節節爛斷如鸞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莊子謂涇入水不濡入火不熟如周公遭變而赤烏
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熟言
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秦襄毅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旌校肆橫民苦之公
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
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
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
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
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

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
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
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
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
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
無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
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覲覲屹不為動

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
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
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
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
讀書不善作官者公嘆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
遵書本行而誤者家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
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公性素清約
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

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
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
量而傾雖新親不搯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
而可又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其者貯之以
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
云近水惜木此實脩福之事云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
主財盜也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
及國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
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
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昔管仲東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
號死之因竊謂仲曰君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
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恣

之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
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
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
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
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天之將明必俟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
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慮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
衰之兆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饅餌之
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音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智是止於
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
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
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
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
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
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
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麂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鬻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澶不舉而多方阻之何

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
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
次聖人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城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
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
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李儁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
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儁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
能隨群逐隊趨炎附執着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
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
丈聖人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
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
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李儒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
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儒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
能隨群逐隊趨炎附執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
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
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
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
之一日告雜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
荆釵任意撩新髮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

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
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
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近時江南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
其死也前夫之爭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
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
斷今後夫之子葬之

楊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
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

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畢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

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所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於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章惇蔡下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富廣東則移廣以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

日病年幾八十堅惇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
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
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
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
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
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
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或不為動使者
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
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適往請卞以虛

聲通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
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
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
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
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
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
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
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

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羞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

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木盆中呶嚶良久乃死天麒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授其衣若存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娘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克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吝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主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雲諭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

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瓊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

